

资本圈启示录

The Bible in the Capital Circle
dream, road, and apocalypse

大时代

GREAT TIME

这个经济大时代的群体记忆

袁琼
著

私募大佬的发迹史和败落史
一部拷问灵魂的时代史诗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殉葬品
大时代，才是真正的操盘手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大年代

GREAT TIME

这个经济大时代的群体记忆

袁
凉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年代/袁琼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0.8

ISBN 978-7-5125-0047-1

I. ①大… II. ①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98707号

大年代

作 者 袁琼

责任编辑 艾迪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20mm 16开
23.5印张 450千字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047-1

定 价 32.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目录

01	英雄也问出处	1
02	左川的发家史「一」	17
03	左川的发家史「二」	29
04	大时代	43
05	这就是江湖？	57
06	写在人生边上	70
07	岂能皆如人意	84
08	无胜世界	112
09	青春的颜色	147
10	边走边唱	180
11	天若有情天亦老	218
12	阴谋？阳谋？	255
13	殇	297
14	这才是江湖！	333



大时代

01 英雄也问出处

CHAPTER
GREAT TIME

二00九年四月四日，清明节。

亳州南外环茅根山墓园。

一对青年夫妇站在一处墓地前。两人都三十岁左右，男子身材颇长，腰杆笔挺，面容冷峻。女子怀中抱着一个两三个月大的婴儿，婴儿胖嘟嘟的小脸上挂着无邪的笑容，给这个冷冰冰的墓园带来一丝暖意。

“强哥，我和刘辰来看你了，这是我们刚刚出生的儿子，名字叫方辰。你在这边就是出了名的讲义气，在那边朋友肯定也不少，你向来大方豪爽，还像以前那样过日子就好，有时间我就会来看你的。”男子方一开口，面上冷凝就被悲戚取代。

刘辰安慰地拍了拍丈夫方军的肩膀：“强哥，希望你能保佑我们的儿子平安长大。”

她说话时方军已从随身带的包里拿出烧纸，放在墓碑前边烧了起来。

火苗带着烧完的纸灰飘了起来，提醒着人们阴阳相隔的肃穆和苍凉。火苗后的墓碑上刻着：挚兄宋洪强之墓，弟方军立于二00八年八月三十日。

烧完了纸，方军又从包里拿出一份报纸放进火里：“强哥，这是今天的亳州证券报，我特意带来给你看的。”报纸放进去后火苗一下蹿高了不少，很快就卷了边角，不过最上边的两行大标题还隐约可以看见：

我市著名私募、资本大鳄左川昨日自杀身亡

2009年4月3日，上证综指收报2419.78点

赣州是个内地省会城市，不大不小，不土不洋。这里的人和全国人民一样，改革开放初期鄙视下海经商之辈，冠之以“投机倒把，不务正业”，上世纪九十年代沦落下岗时又都得仿效前辈老路纷纷做起小买卖，却再也难有摆摊摆出“傻子瓜子”之类的时代背景和机遇，只能叹息错过了好时机。

新世纪之后，网络时代把人们的视野打开，似乎百姓的见识也一夜间达到世界大同的地步，个个皆可指点江山，点评国内外大小事务，只是感觉到发财的机会越来越少，周围的穷人越来越多，每个人似乎满脑子都在想怎么赚钱，却又始终想不出个所以然。

左川是这个城市中的富人，是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羡慕而且拼命巴结的人。这也难怪，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似乎已经不再用道德与法律来衡量，只有金钱才是唯一的标准。谁有钱谁就是成功人士，谁就是大家的偶像，毕竟肮脏的一块钱和干净的一块钱都具有相同的市场价值。

时代的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在中国尤其如此，但是命运的归属说到底还是人自己的选择。在每个路口，不同的人选择了不同的路，也就走向了不同的命运。

时间回到一九九六年年初，就在赣州大小企业随着国家政策开始陆续改制，国企职工开始陆续理解“下岗”这个中国专有名词的时候，左川的发家机遇也不经意却又必然的降临了。

那年左川三十三岁，已经在火车站开饭店八年了。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想找个工厂上班，但他是个孤儿，既没上过多少学也没可以顶替父辈的名额，靠老街坊吃百家饭长大后就只好开始跟着一帮社会人混江湖，好歹没出大乱子，后来在火车站摆摊卖早点，然后开饭店，期间结婚成家，在众人眼里也是家庭事业双丰收了。可每当深夜来临时，这个虽然没多少文化却外粗内细的男人常常会失眠，他总感觉自己追求的生活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老家的三舅想让孩子上咱店里打工。”妻子王丽红看着丈夫半夜里又习惯性地抽烟发呆，索性也不睡了，“今天刚打的电话，等你回信呢。”

“他自己是副厂长，怎么还安排不下孩子，非得往咱这里送？”左川有些纳闷。

“他们厂要改制了，他自己还不知道以后干什么去呢，哪还能管得了孩子。要是能安排了谁愿送到外面去？”

左川更纳闷了：“他们厂不是效益很好吗，老牌国企，这些当官的怎么想的？”

“你说的那是前几年，这几年他们厂不行了，要不然机械局也不会想甩包袱，只是现在还没人要。多惨啊，好好的几百人的企业想卖都没人要，你就说让不让孩子来吧，能帮就帮一把。”

王丽红有些不耐烦了，这个曾经从山区走出来的农村姑娘先是在饭店里当服务员，后来晋升为饭店老板娘，同时晋升的还有难以避免的穷人乍富的心态。左川看了一眼躺在旁边的妻子，想起自己的好朋友宋洪刚说过的一句在他听来很经典的话——“对女人不要要求太高”，便随口答应了：“让他来吧，被褥别带了，太远了。”

几天后的周末，王丽红的三舅周德锋带着孩子来到了左川的饭店。左川招呼着周德锋坐在饭店靠里的位子上，让孩子拿着行李跟王丽红去后边的员工宿舍收拾，又安排厨师炒几个菜，给周德锋点上一根烟后，开始了这次原本是客套寒暄却没想到最后改变了自己和许多人命运的交谈。

“这次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周德锋明显有种寄人篱下的难堪，表情尴尬。五十多岁的脸上已经长出了不少老年斑，沧桑得超出实际年龄许多。抽了一口烟，他继续说：“来的时候时间紧也没带啥东西，挑了几样丽红爱吃的新鲜菜，都是地里新下的，你舅母今天早晨又早起来现做了些煎饼带来，丽红打小最爱吃她做的煎饼。”

“三舅你太见外了，千万别这么客气。”左川应承着，心里却直想笑。不愧是副厂长啊，一口一个丽红，懂得曲线救国的道理，不露痕迹，有点水平。“三舅你们厂不是挺好吗，怎么听说快倒闭了？”左川这一问，可打开了这老干部的话匣子，周德锋像找到亲人和组织一样地开始给他做详细汇报。

老人从自己刚开始参加工作在车间当工人讲起，讲到后来入党，再提成车间主任，最后升到主管生产的副厂长，期间多少辛苦，多少委屈，为党为国家为职工做了多少贡献，从厂里生产的仪表曾经供不应求讲到现在只能给销售人员发积压的仪表冲抵工资。

老人神态中尽是伤心无奈，左川不忍心打断他的絮叨，可他又实在无心听这些事情，毕竟饭店里还有不少事需要他去忙，正想讲两句客套话结束他的长篇大论，老人一句随口的感慨却突然牵动了独属于商人的敏锐神经：“小左，你在省城，认识人多，要是有钱又好心的朋友，让他救救我们厂吧，厂里三百多人不能下岗啊。”

这句话之后，老人再说出了些什么左川一句也没听进去，他的大脑正在高速运转着，想要找出点什么来。

渐渐地，他想起来了，他的朋友宋洪刚也曾经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左川，你要真想成为大商，必须得利用现在的时代机遇，要有大动作。”再看向周德锋时，老人沧桑的脸似乎也幻化成宋洪刚那张平凡而又智慧的脸。

宋洪刚是左川从小学开始一直到他初二辍学时的同班同学。虽然左川打小不爱学习，但他脑子灵活聪明，尤其爱看书。宋洪刚的爸爸喜欢买书，家里的书柜满满的，左川为了可以多看看书，主动和这个班里公认的书呆子玩在一处。当然他还有更现实的目的——从小学三年级以后，基本上每天晚上左川都会去宋洪刚家楼下拿他的作业，然后



回家自己抄写一遍，第二天一早再还给他。

作为回报，左川是宋洪刚的保护神。从小学六年级开始，一直到初中，然后高中、大学，直到现在，宋洪刚都以有这个“社会人”为铁哥们儿感到安全和荣耀。

宋洪刚现在是赣州技术监督局的普通工作人员，每天在办公室一坐就是一天，喝茶看报，业余时间喜欢收藏点字画，有时也自己练练书法。在外人看来是明显的胸无大志，跟周围的人打交道也始终秉承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宗旨。

这样一个人似乎与左川这个小饭店老板搭不上什么调，所以左川的许多哥们都对他俩的交往有些不以为然，毕竟那些人都是能为了一句话不和就敢朝对方头上砸酒瓶然后第二天又能缠着绷带坐一桌上继续喝的主儿。然而左川偏偏就能一直延续着和宋洪刚的友谊，自始至终，他都让对方理所当然认为他俩是彼此最好的朋友。

这里面的原因既有刚开始上学时左川出于本性的义气，也有后来左川慢慢认识到宋洪刚价值的成分。左川并不像别人一样认为宋洪刚一无是处，他知道宋洪刚对中外历史、政治、经济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毕竟这些东西在这年头很少有人去研究，大部分人都喜欢拿来主义，可是拿来的又有几样是对的？而且宋洪刚的逻辑分析能力非常强，所以左川遇到一些重要的问题喜欢找他商讨，他心里也暗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军师。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军师的父亲是赣州赣阳银行信贷处副处长，这个官不大权却不小的位子很自然的联系着一张巨大的社会关系网，这也是宋洪刚能被分配到技术监督局这种政府衙门上班的原因。当然，左川不会对任何人流露出自己的友情掺杂了利益原因，因为这样宋洪刚肯定会鄙视自己，而且左川也从未求宋洪刚的父亲办过事，哪怕再小的事。这也是宋洪刚全家对他非常满意的一点，认为他不是那种趋炎附势之辈，也认为他们的友谊是真正的“发小”友谊。

只有左川心里清楚，自己终有一天要利用这层关系，只是一定得等到必要的时候。

“要不要让洪刚过来参谋参谋？”这个念头在左川的脑子里一闪即过，他马上否定了自己。一是因为这件事情自己还没想清楚，对宋洪刚和三舅都显得过于冒失，二是一有事情就让宋洪刚拿主意也会无意间被对方轻视。左川对自己刚刚产生的念头有些羞愧，觉得自己还是修炼得不够沉稳，一遇到大事就手足无措。他点了根烟，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理清思路，然后领着三舅把自己想知道的问题以对方所能用的最简短的话又叙述了一遍。

郁安县位于省城南四百公里处，是省里的老牌工业基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集中上马了一批大中型国企、水泥厂、化肥厂、钢铁厂，几个重污染的行业基本都在这里安家了。郁安县仪表厂由于建厂较晚，城区没有位置，只好建在县城的远郊区，加上许多职工家属就是农村的，所以不少职工都住在村里。厂里职工虽然不多，但是由于早年效益

很好，所以曾经出现过许多大学生分配时求人托关系也要进仪表厂的情景。

厂里的产品初期主要是供给郁安县当地企业，因为重工业企业是仪表用量大户，所以单靠县里的几个大厂也养活了仪表厂好长一段时间。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改革开放之风吹到了县城，仪表厂的领导们也坐上了市场经济的头班车。因为计划经济的历史遗留问题，仪表厂的许多产品在一定范围内还不算落后，领导们一旦闯入更大的市场中去，自然又打开另一片天地。于是乎，省城、南方、沿海，销售人员们往返于各地的展销会。

广告打出去了，产品不够卖了，工人领导都忙得不亦乐乎，当工人们领到越来越多的奖金和加班费时，领导们也不可避免地飘飘然了。厂长、科长、主任们这时认为自己就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各自忙于吃喝捞拿，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只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因为一旦民营经济成熟起来，在市场竞争面前，双方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选手。

很不幸的是这个时间很快就到来了，中国南方许多仪表厂生产出了价格更低质量更好的产品，郁安县仪表厂的很多客户这时却因为历史原因进入破产或改制，供求关系此消彼长，局势大乱。更可怕的是厂里前些年挣到的钱已经被一批批的大小领导或挥霍或贪污，内忧外患下，厂里开始连年亏损。

刚开始还可以向主管单位机械局申请批款发工资，后来局里也没有钱了，只能让一部分工人办停薪留职，再后来大部分工人都回家等通知。因为车间里到处是生产出来却卖不出去的老式仪表，厂里仅剩的几个销售科的人员也只能靠卖给老客户几块表来抵自己的工资。

听完周德锋的讲述，左川问：“机械局打算怎么处理仪表厂？”

“当然是招商引资，救活厂子了，可以改制，只要别破产就行，当官的肯定不愿意出现破产这种事。”

“招商引资，问题是得引多少资啊，你们厂还值多少钱？”

听到左川这样说，周德锋有些急了：“当然值钱，厂房、设备、专利，还有库存产品，听李厂长说，机械局给估价是五百万。”

左川脑子懵了一下，五百万啊，自己一年辛辛苦苦才挣四五万块钱，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但他马上又镇静下来，不能露怯，再者说自己并没有决定要有什么行动，一切还只是初步的想法而已。

下午送周德锋去车站以后，左川一颗心总也踏实不下来，他让王丽红在饭店里照看生意，自己骑上摩托车出去了。每当心烦意乱的时候，他喜欢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在婺州的南外环兜风，在高速飞驰中冷静大脑，梳理心情。开了一会儿车，直到想好现在要做的事，他这才调转车头，往市里开。

衢州技术监督局大门口，一天的工作结束了，人们正在这里取自行车准备回家。宋洪刚跨上他那辆老式的二六车子，正要蹬上，突然看到自己的宝贝女儿宋珊在马路对面冲自己招手，她正坐在一辆摩托车上，开车的主人正是自己的好友左川。“这老左，又替我接孩子去了，也不提前说声。”宋洪刚心里念叨着，一丝暖意也升了上来，毕竟在社会上他只有这一个真正的朋友。

两人把孩子送回家交给宋洪刚的妻子周梅以后，左川骑摩托车带着宋洪刚来到泉江饭店。饭店位于市中心，环境优雅，装修豪华，一般百姓很少有来这里吃饭的，宋洪刚有些纳闷：“怎么不去吃烤串，这里又贵又吃不惯。”

左川一边点菜一边回答：“这里安静，再说想找你商量点大事，不得来点大场面嘛。”点了两个凉菜两个热菜和一瓶白酒后，左川给两人都点上烟，开始叙述今天和周德锋的交谈。

“老左，干吧！”宋洪刚听完左川的一番话，一反平常的沉稳，急促而大声地说道。

左川有些诧异他的反应，没有说话，示意他继续讲下去。

“千载难逢，天时，地利，人和。时间上，这个是历史的机遇时代的机遇，地点上离省城不远，说实话如果真在省城咱还真没戏，再加上你舅舅这个副厂长，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难道想守着你那小饭店干一辈子？就是真能干成大酒店，你也该入土了，原始积累，懂吗？要的是迅速！”

宋洪刚不顾形象地大声表达完自己的想法后，便自顾自连干了两杯白酒，他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左川找他来商量前就已经拿好主意了，只不过想让自己帮他再分析和确定一遍。如果左川不准备干的话今天也不会给他提这事，自己对左川的了解还是让他有这自信的。

“估值五百万呢，上哪弄这么多钱，买下这厂有什么用，生产出仪表来也没人要。”左川说出这两个自己最关心的问题，实际上他自己对问题的答案有些朦胧的认知，但他必须要听听这个高人的看法，这也是他今天找宋洪刚谈话的主要目的。

又喝了两杯，宋洪刚恢复了一向严谨认真的作风，平静地说：“第一，评估价值不代表投资方需要投的钱，如果是那样，那些搞资本运作的还玩什么？第二，买下这个厂肯定不会再生产仪表，要不然他们自己产不就行了，他们都卖不动，换你个门外汉就行了？至于买下厂以后做什么，这和第一个问题密切相关，就是要看这个厂真正的价值和你真真正所付出的成本之间的差额。我的建议是你需要去厂里考察一下，凭空想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你能和我去一趟吗？”面对这种自己从未接触过、甚至从未想过的生意，左川毕竟有些心虚。

“我不适合，一来时间上不允许，二来我性格不合适，如果真去了，会给你产生不好的影响。再者，说实话，我对这种生意上的事情不是太感兴趣。”见左川有些失望，宋洪刚给他满上一杯酒，举起自己的酒杯和他相碰一下然后一饮而尽，看着他的双眼真诚地说道，“老左，我希望你能成功，我也清楚你肯定是个做大事的人，现在机遇来了，你应该把握住，但是你知道我们不是一路人，我可以给你出谋划策，但肯定不适合走到台前。”

虽然宋洪刚已经有些酒意，但左川明白他这都是肺腑之言，而且也只有酒精的刺激下，这个深沉的男人才会这样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喝酒，喝酒。”左川这时也流露出江湖汉子的豪爽和讷言，回敬了宋洪刚一杯，他知道再说什么都没什么意义了，毕竟自己的事还是需要自己解决，而且就像宋洪刚说的，事情必须要去做，空想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看到好友下定了决心却仍然有些迷茫的表情，宋洪刚有些不忍：“你去厂里考察的时候让洪强陪你去吧，他整天在家里待业也没事干。”

洪强是宋洪刚的弟弟，左川想一想觉得是个好主意，看来今天还是有所收获的，战略战术上都有进展：“好，摸着石头过河吧。”

两人边喝边谈，直至深夜。

宋洪强今年二十二岁，小宋洪刚十一岁。因为是老年得子，所以被宋家父母打小宠爱得不成样子，这也使得他的性格跟他哥哥完全相反：血性、张扬，受不得半点委屈。

按说他应该今年七月才毕业，在家待了半年其实是被学校劝退的，学校让他在家自修，等七月份别人都毕业时再去领毕业证。这是宋洪强的父亲托了不少关系，打点了不少人才才获得的最好结果，造成这一局面的事件是半年前宋洪强的一次替朋友出头打架。

宋洪强上的大学是骞州一所不入流的职工大学，这里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些成绩不好、又不甘心上不了大学的孩子。宋洪强打小成绩一般，不能像他哥一样考本科，又不愿早早上班，而且父亲宋阳也要求他无论如何拿一张大学毕业证，然后趁自己在位的时候把他安排到骞阳银行上班，所以宋洪强自然而然地也来到这个职工大学。

大学生活对那个年代住在城里的孩子还是很有诱惑力的，不用和家长住在一起，手里也有零花钱，感觉一下自由了，可以整天踢球，打牌，没事兄弟几个还可以喝上几杯。这种生活让宋洪强非常满意，他乐于享受着这种无忧无虑的状态。

当然周围也有不少同学在谈恋爱，对此宋洪强很不感冒，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资格，相反是因为他的爱慕者太多了。一米七八的身高，身材由于长年的健身锻炼匀称健硕，一张瘦削硬朗的脸，两眼始终流露出玩世不恭的桀骜，颇似那个年代的当红小生王志

文，他的同学王亮给他起的外号就是“大块头的王志文”，他给王亮的回击是“王志文乘以二”，因为王亮有着一米九二的身高和一百九十多斤的体重。

既然没有准备谈恋爱，或者说是挑不出恋爱的对象来，宋洪强就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学校的操场和图书馆里。他喜欢涉猎各种书籍，尤其是小说和人物传记，在喜欢看书这一点上他还是很受哥哥宋洪刚和他的偶像左川大哥的影响的。特别是左川，宋洪强始终想让自己成为他那样的人物，他经常在宿舍里的夜谈会上给同学们讲述左川的各种英勇事迹，其间难免自然而然地添油加醋。从学生时代的在校称王，到在社会上为朋友两肋插刀，再到现在在火车站这鱼龙混杂的是非之地中独占一方，他一直把左川当成英雄描述给大家。

这天晚上，王亮又在宿舍里嚷着让宋洪强讲点江湖上的事：“最好还是川哥的。”这个巨无霸也是性情中人，对传说中的川哥同样崇拜得五体投地。

“其实川哥现在年纪大了，已经不太打打杀杀了，忙着挣钱，再说现在有什么事也不太需要他亲自出马了，兄弟朋友这么多，谁都能帮衬。不过刚开始混社会的时候可不行，大事小事都得自己办。”

宋洪强感觉自己把左川描述成一个黑社会大哥有些过火，毕竟川哥也只是在经营一个小饭店而已。这时，他想起了左川的一件事，尽显他两肋插刀的江湖义气，于是决定讲给同学们听听。

左川在火车站做生意是从摆摊干起的，先是卖早点，后来又烤羊肉串。这个城市的人们喜欢吃肉串，喝啤酒，只要不是冬天，城市里马路边上的肉串摊位上永远不会嫌人多。左川选择的地方是离火车站不远的一条街上，来往人流不少，生意也很不错。

可是从他摆摊没多久，来蹭吃蹭喝的人就多了起来，工商税务，卫生城管，甚至街道办事处，只要能管着他点的小衙门都会有人来他这吃饭。说是吃可不用付钱，开始是左川不好意思要，主动免单，后来见架势不对，自己躲起来让伙计出面找他们结账，可对方往往扔下一句“我是XX单位的XXX，叫你老板找我去拿”就走人了。

既然是做生意，肯定就要有些忍气吞声的事，左川明白这道理，好在这些人也不至于把他吃穷了。一来这生意成本很低，吃一顿也没多少本钱，二来做这生意的基本都是混社会的，这些衙门老爷也不敢欺人太甚，免得自己麻烦，所以大部分蹭吃的只是偶尔来一趟，或者吃上几次给一回钱，再不然就结账时少给一部分，左川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得过且过了。但人群里总有例外的，城管上新来的李胖子就很让左川头疼。

李胖子是从别的区调过来的，来了之后就在这条街上到处蹭吃，尤其爱在左川这里吃。大概是看他年轻刚出道，也没听说他有什么背景就专门选了他来欺负。那时左川才二十二三岁，其貌不扬，不了解他的人往往不把他放在眼里。李胖子刚开始还不太放

肆，一月来吃个一两次，后来慢慢发展成一周来个一两次，还往往带着狐朋狗友一起来胡吃海喝。左川私下算了算，他这几个月已经白吃了自己三千来块钱的饭钱，虽然说本钱也就一千多，可这样下去没有尽头啊。

这天晚上李胖子又来吃了，而且开着一辆面包车，车上一下下来七八个人，左川眉头一皱，硬着头皮让伙计给他们上酒烤串，三个多小时过去了，看他们准备起身结束，左川合计了一下，这帮人吃了三百多了。

“这次无论如何得让他们付钱，要不以后没完了。”左川下了决心，他亲自来到李胖子面前，“李哥，一共三百二，你给三百就行。”李胖子看了他一眼，似乎没听见他的话，招呼着他的朋友上车，自己留在后面：“我今天没带钱，明天你上城管大队拿去吧。”

见他也准备上车，左川拦在车门前：“旁边就有公共电话，你要不打个电话让家里人送来。”

李胖子看出左川今天存心较劲，守着自己的朋友面子下不来，他把他往旁边拉了一下，低声说：“你不想干了？”

左川不卑不亢地回答：“要是都吃饭不给钱我还真没法干了。”

李胖子直勾勾盯着左川看了几秒钟，然后从钱包里数出三百块钱扔到地上：“你很快就永远不会在这干了。”说完这句就上车走人了。

第二天一早，左川就开始行动。昨晚他想了一夜，认为没什么好后悔的。当然他并不是怀疑李胖子威胁他的真实性和可行性，毕竟城管取缔这种沿街烧烤本身就是依法办事，遇到暴力抗法的挨了打还很可能评个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的称号。

所以他认为城管大队这两天肯定会来抄摊，他必须行动在他们前面。两条路：一条软，托人给李胖子把钱送回去，结局就是暂时的风平浪静和日后变本加厉地受他欺负；一条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让他知道自己的厉害。

作为一个江湖强人，左川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这一天，从早上直到中午，左川从城管大队跟踪到李胖子他家，知道了他儿子的学校，然后就和往常一样回家准备他晚上的生意了。串肉串，准备木炭、调料。

看着老板像没事人一样，两个小伙计心里却因着昨晚的事替他担心。左川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做决定之前也许会犹豫徘徊，反复斟酌，可一旦下定了决心，他就会义无反顾地前进。

下午三点，出摊前的准备工作交给伙计之后，左川背上一个书包，拿了一把水果刀放在口袋里出去了。来到李胖子孩子的学校门口，他看了看四周，确认周围没有认识他的人，就一直等着目标出现。

不久，李胖子的孩子出来了，一个普通的小学生。左川一路跟在他身后，走到一个

小胡同口，他快步走上前去把孩子拉进了胡同，然后平静地看着他。

看到孩子恐惧的表情，左川面无表情地说：“不要怕，我认识你爸爸，他是不是叫李涛，在城管工作？”孩子点了点头，有些放松了，然而紧接着，他看到更可怕的一幕。

左川从口袋里掏出水果刀，把刀从刀套里慢慢抽出，然后用力插进了自己的左腿大腿。鲜血很快浸了出来，他又使劲把刀拔出来，血隔着裤子一下涌了上来。左川似乎毫无知觉，又慢慢把刀放进刀套，掖回了口袋。整个过程都有条不紊，更可怕的是他脸上神情始终平静如水。

左川一言不发地看着孩子，孩子两眼直勾勾盯着他几乎快要被鲜血湿透的裤子，突然哇地大叫一声，头也不回地飞奔而去。

左川这时脸上才露出一丝痛苦的表情，他蹲下身从包里取出准备好的绷带收拾自己的伤口，然后换上一条新裤子一瘸一拐地走出了胡同。

听完这段往事，宋洪强的宿舍里安静了很久，大家都沉浸在故事里面，良久，张建新第一个开口打破沉默：“后来呢，左川的摊被抄了吗？他的腿残废了吗？”

还没等宋洪强说话，躺在他对面的王亮已经抢先回答：“废话，川哥这种老江湖还能把自己扎废了，下手准着呢。李胖子听他孩子一说，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吗，还抄摊，我估计都不敢再上川哥的摊上白吃了，你脑子干什么使的？”王亮对张建新始终有些轻视，口气中也充满了揶揄。

张建新见宋洪强没再说话，知道他默认了王亮的话，不禁深叹一口气：“人物啊，真是个人物，我是成不了这种人了，只希望能结交上这样的人当朋友就好。

“就你，知道人以类聚这句话吗？碰到事就躲起来，好汉子能和你当朋友，切！”

看到王亮又嘲讽张建新，宋洪强有些不忍，连忙圆场：“建新，有机会的，只要你对别人义气，肯定会结交不少人物。不过现在江湖上对朋友这个词并不太感冒，听川哥上回和我哥聊天说，现在的社会上朋友之间似乎并不像以前一样都是以诚相待了，相反有些人专门坑朋友害朋友。所以朋友这个词已经由原来的褒义词变成中性词了，只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而已。我也听不太懂，反正我听他说现在江湖上都管铁哥们叫兄弟。兄弟，多么热血的词语啊。”

听了这番话，张建新不再理睬王亮的嘲笑，当然他原来也没打算做什么反应，毕竟他认为以自己一米七的身高、六十公斤的体重本就不应该对王亮这种巨人表达任何不满，可事实上正因为他的这种欺软怕硬才被王亮所鄙视。

他有些感动地说：“洪强，你说得对，兄弟，真正的朋友就是兄弟，如果有人能把我当兄弟，我肯定会加倍地报答他，别人对我怎么样我不在乎，如果有人欺负我兄弟，

我一定替他出头！”

张建新并没有想到，当他说完这句话的十几天后，一个替兄弟出头的时机来到了。可惜是别人替他出头，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在遥远的日后他所谓的“报答”兄弟，竟成了十几年后的春节晚会上赵本山嘴里的“报复”，继而又“报销”了把他当成兄弟的宋洪强。正所谓世事难料，却冥冥中自有天定。

十几天后，到了新生报到的日子，和往年一样，新生都是在九月份的中下旬报到，学校会安排部分高年级的学生帮忙，做些安顿新生的工作。

宋洪强和张建新都不属于积极分子，没有什么工作任务，两人中午在学校外的小饭店吃了点饭，又一人喝了两瓶啤酒，晃悠悠地准备回宿舍午休。

这时学校里已经安静了许多，师生们大都在或休息或午餐。远处迎着两人走来一对男女新生，男的一米六五左右，身材瘦弱，相貌普通，女的似乎是他女朋友，长得很漂亮，比他要高出不少。两新生表现得很是亲昵，边走边不时说笑。

张建新借着酒劲使劲盯着女生看，尤其是她那丰满的胸部，对方男生显然对他的举动非常反感，一直怒目相对。

宋洪强对这种庸脂俗粉并不感兴趣，打了个照面后就径直往前走了，可张建新不知哪根筋不对，走到一半突然停下来，对着那女生吹了声口哨，喊了一句：“学妹，哥哥我是九三级财经系的张建新，有空找我玩去。”

宋洪强愣了，心中暗道：“张建新今天这是怎么了，喝多了？还是看对方是新生，而且男生这么瘦小想跟他们开个玩笑？又或者是因为一直没有女朋友压抑得难受？”

还没等宋洪强想明白，对方两人都已经在不远处站住了，两人回过头来看了一眼，男生似乎想走过来，女生硬要拉着他走。宋洪强冲他们摆了摆手算是致意道歉，毕竟他的酒意也有点上头而且也并不重视对方，所以也不想说什么客气话，拉着张建新就想走。

那男生却说话了：“姓张的，你什么意思？”

这下可惹起张建新脾气，酒壮怵人胆就是说的这回事。他甩开宋洪强的胳膊跑到男生面前，看着这个比自己还矮五公分的男生的双眼，毕竟以他的身高很少有机会体验这种感觉。半晌他一字一句地说：“没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新入学别这么早谈恋爱。”说完看了一眼旁边的美女，满是嘲讽地对男生说，“你也配？！”

宋洪强这时已经赶了过来，他觉得张建新有些过分了，向对方说：“同学，不好意思，他喝多了。”说完拉着他要走。

“喝多了别他妈出来乱咬，他妈的操这么多闲心！”男生显然不是善茬，张建新一听这话脑子嗡地一声热血上涌，多年的英雄情结一下爆发了，又或者说是多年来受欺负的屈辱使他走向另一个极端。

他几步上前一把把男生推倒在地：“你还敢骂我，找死啊！”边说边要继续打他。

宋洪强听了男生的话也觉得有些刺耳，毕竟自己已经替张建新道歉了，所以也没有太拦着张建新。见他已经把对方推倒算是教训一下，就上去拉着他准备走了。

男生爬了起来，他看了看宋洪强的身材和气质，冷冷地对张建新说：“九三财经系的张建新，我记下了，你也记住我名字，我叫孙伟。”

看孙伟一脸的不服，张建新刚刚找到的尊严感和自豪感又变得不完美了，他一定要让这家伙彻底服了自己！他走到孙伟的面前，左手掐住他的脖子，右手在他脸上拍打着：“我记住了，你叫孙伟。”

说到最后两个字的时候，张建新有些歇斯底里了，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喊出来的，而且手上的力气也跟着用力扇在孙伟的脸上。

在以后的日子里众人说起这段故事，都很难理解张建新的行为，为什么已经取得上风了，而且本意只是羞辱对方最后却下了这么重的手。

只有张建新自己清楚，因为那是自己第一次打架，是在从小一直挨别人打之后第一次打别人。那一刻他似乎打的不是孙伟，而是所有曾经欺负过自己的人，当然酒精在那个时刻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宋洪强看到张建新疯狂的耳光后，飞快地冲上去把两人拉开，孙伟痛苦地捂着自己的左耳蹲在了地上，他抬头恶狠狠盯着张建新，那恶毒的眼神让宋洪强有些不寒而栗，他知道这种眼神代表着难以化解的仇恨。

女生扶起孙伟向校外走去，张建新心里涌起一种发泄后的疲惫和后怕，竟然有些虚脱，喃喃地说：“不会打伤他吧，他会不会告老师呢？”

事已至此，宋洪强只得安慰：“就你那点劲，还打伤别人，这孩子也不像告老师的主。”在这里也不是办法，两人只好往宿舍走去。宋洪强回头再看新生时，他觉得有点奇怪，怎么孙伟一直在捂着自己的左耳？

又过了几天，到了国庆节假期的前夕。在这几天里，张建新让不少同学去打探了消息，几人回来都告诉他没听说新生里有叫个孙伟的，那女生倒是新生，只听说有个社会上的男朋友。

听了这些，张建新慢慢的放心了，他认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通过这件事他也找回了尊严和自信，认为自己也可以和宋洪强、王亮这些他认为的强人平起平坐了，毕竟他也单挑了一个社会青年啊。

“你还不回家？都四点多多了，外地的都回家了。”宿舍里唯一一个还没走的舍友问张建新。

“回什么家啊，来回路费不少，在这还能打点工，我已经联系了一家酒店当服务

员，一天十五块钱，挣点是点。”张建新想起自己的家庭情况无奈地说。

这时宿舍门被推开了，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从没见过，二十七八岁的年纪，中等身材，留着平头，穿着短袖背心，露出粗壮的双臂，另一个小个子却似曾相识。

“哥，就是他。”小个子恶狠狠看着张建新说。

平头迈步进门，淡淡地说：“都进来吧。”很快那个小个子还有后边走廊里的几个人都跟了进来。这时张建新也认出了对方：孙伟。

平头在张建新对面的床上坐下，孙伟站在他的旁边，冷笑地看着张建新。他俩带来的四个打手模样的恶汉站在门口两个，还有两个站在张建新旁边。张建新被这阵势吓坏了，双腿直打哆嗦，他的那个舍友也是远远躲在角落里不知所措。

“这是我兄弟的诊断书，神经性耳聋，这是助听器的发票。”平头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两份单子扔在张建新面前的桌子上。张建新这才发现孙伟左耳上带着一个像耳机的东西，心中暗道不好：难道自己把他打聋了？

他颤颤巍巍拿起单子，只看了两眼就赶紧放下了，确实一份病历上写着“外力打击造成左侧神经性耳聋”，另一张则是3600元助听器的发票。尽管他想仔细看看，但在这情景下他不敢激怒他们：“大哥，我不是有意的，我那天喝……”

没等他说完，平头摆了摆右手示意他停下：“两个要求，第一，一万块钱医药费，第二，做个游戏。”说着他一伸手，旁边孙伟从提包里拿出一个空啤酒瓶递到他手上。平头从床上把枕巾拿起来，裹在酒瓶上，然后放在桌子上，“你那天打了我弟弟两个耳光，现在加上利息，让他用这酒瓶打你的手三下，看看你运气如何，运气好，皮外伤，运气不好就像我弟弟废了耳朵一样，把这手给废了吧。”

张建新一听这话差点瘫了。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做这个游戏，就公了好了，毕竟这是法制社会，那咱们就法庭见，你应该清楚这种伤害罪能判你个一两年。”平头看了一眼张建新的舍友，那人吓得赶紧把头低下。平头冷笑一声，继续说道：“我只是来替我弟弟要个公道，希望你能痛快些。”

张建新看了孙伟一眼，心想自己的手能挨他一下就是命大了，可这时还能怎么办，他的脑子已经一片空白。

这时的宋洪强正从图书馆借了两本书往宿舍走来，他准备收拾些衣物回家过假期。快走到宿舍楼下时他看到迎面跑来一个对面宿舍的同学，毕竟那六个气势汹汹登门复仇的男人不可能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听了同学的话，宋洪强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的大脑飞快运转，然后迅速表现出一个大哥的潜质，事实上他日后也的确成为了名震一方的江湖大哥：“你先去教室看看王亮在不在，如果不在就去操场找他，再把你认识的男生都叫去宿舍。先别通知老师，